震撼心灵的动物传奇 永恒不朽的生命颂歌

全新修订 荣誉珍藏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经典作品

再被狐狸骗一次

沈石溪 著

zai bei huli pian yici

RONGYU ZHENCANG BAN

荣誉珍藏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震撼心灵的动物传奇 永恒不朽的生命颂歌

全新修订 荣誉珍藏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经典作品

再被狐狸骗一次

沈石溪 著

zai bei huli pian yici

RONGYU ZHENCANG BAN

荣誉珍藏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被狐狸骗一次/沈石溪著.—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11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经典作品：荣誉珍藏版）
ISBN 978-7-5597-0329-3

Ⅰ.①再… Ⅱ.①沈… Ⅲ.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4373 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经典作品 荣誉珍藏版

再被狐狸骗一次

ZAI BEI HULI PIAN YICI

沈石溪 著

责任编辑：龚小萍
封面绘图：贺浩钧
彩页绘制：马冬梅工作室
内文插图：武凯军工作室
装帧设计：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沈鹏
责任印制：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25 彩页 4
字数 126000 印数 1—20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7-0329-3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XUYAN
序言

在反差中
寻找艺术亮点

《再被狐狸骗一次》是我三十多年写作生涯中自己较为得意的短篇小说。二十几年前这篇小说在台湾《民生报》首次刊出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和来电，他们都说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作品的。

这篇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我自己觉得，主要是反差效果起了作用。

在这篇小说中，公狐狸是个主要角色。开头写它的狡诈，写它如何用装死的办法骗走了“我”手里的鸡，但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很快发现，这只狡猾的公狐狸却是一个对家庭充满责任心、为了狐妻和幼狐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好丈夫和好父亲的形象。狡诈与忠贞，这两种反差很大的品性，却出现在同一个角色身上，使人惊讶与感叹，并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个主要角色是“我”，一个刚刚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在“我”这个人物身上，也有行为与心理的巨大反差。开始时，“我”对狡诈的公狐狸恨之入骨，发誓要以牙还牙，用柴刀劈死狐狸夫妻，以血洗所受的奇耻大辱。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我”却抛弃了复仇的念头，明知狡诈的公狐狸是再一次行骗，却心甘情愿再被骗一次。由仇恨到怜悯，由欲行杀戮到呵护，这种行为上的反差、心理上的转

折、精神上的升华，自然会吸引读者一口气看下去。

所谓反差，就是前后有矛盾，就是前后不一致，就是塑造人物时运用两种以上不同的色调。

假如在一张白纸上再画上白的或近似白的颜色，画得再好也是白搭，显不出什么来；假如在一张白纸上画上黑的或近似黑的颜色，便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

反差就是对比，反差就是摩擦，反差就是碰撞。有了反差，作品自然而然就会闪耀出艺术的亮点。

试想一下，我当初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人物形象的反差，将作品的前半部分砍去，不去写公狐狸的狡诈和“我”的愤懑以及由此产生的复仇心理，而是直接从“我”发现狐狸窝开始写起，虽然也可表现出公狐狸为了妻子和孩子舍生忘死的精神，但艺术冲击力肯定是要大打折扣了，绝对写不出催人泪下的效果来。

写小说，反差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在反差中，人物会变得鲜活，形象会变得丰满。譬如写一个好人，虽然奉公廉洁，却因循守旧；譬如写一个坏人，虽然贪得无厌，却才华横溢。这样才能使人物有血有肉，凹凸有致。这也符合生活常理。在真实生活中，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很少，绝对意义上的坏人也不多，大多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普通人。同样一个人，在某种情景下表现得高尚，在某种情景下表现得卑鄙，有时候大方，有时候自私，外表看上去很刚强，感情上却很脆弱，这才是活生生的人。

我经常收到中学生朋友的来信，他们常常会夹寄一些自己的作品让我提意见。我总的感觉是年轻人激情澎湃，语言新潮，多数作品取材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生活气息浓郁。他们的作品通常的缺陷是文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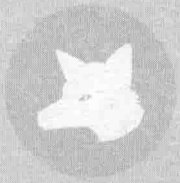
平淡，色调单一，缺少波澜，人物形象平面化。好人就是好人，从文章的开头一直好到文章的结尾，无非是后面的比前面的更好一点而已；坏人就是坏人，一直坏下去，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就像站在平原的一条直路上，一眼就能看到头，这便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有一句古话说，文似看山喜不平，这是很有道理的经验之谈。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造山运动，把一段本来平淡无奇的生活，经过艺术构思，弄得波澜起伏，形成反差，高原平地互相映衬，曲曲折折，弯弯绕绕，缠缠绵绵，藏藏掖掖，这样才能显出美来。

当然，运用反差手段，也要注意分寸。关键的一点，反差要协调，矛盾要自然。反差不是断裂，要讲究内在的连贯性，要符合生活和艺术的逻辑，让人觉得合理可信，切忌生搬硬套，切忌牵强附会，切忌故弄玄虚。不然的话，就会闹出东施效颦的笑话来。

写作是漫长而艰苦的事业，贵在实践，贵在坚持。相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中学生朋友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能慢慢积累经验，使自己的作品闪耀出璀璨的艺术光华。

沈石溪

于上海梅陇书房



目录

狐的故事

瞎眼狐清窝 …… 2

再被狐狸骗一次 …… 12

会贸易的狐 …… 20

猎狐 …… 25

妹妹狐变色 …… 45

动物档案 …… 53

虎的故事

火圈 …… 62

虎女蒲公瑛 …… 74

拯救雌虎蓝蓝 …… 97

动物档案 …… 129

豹的故事

情豹布哈依 …… 136

和平豹 …… 179

动物档案 …… 191

附录

沈石溪获奖记录 …… 200

沈石溪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篇目 …… 202

狐的故事
HUDE
GUSHI

瞎眼狐清窝

红狐有清窝的习惯。所谓清窝，就是成年狐用暴力将满一岁半的小狐从窝巢驱赶出去，强迫它们离开家。教科书解释说，成年狐之所以要清窝，是为了减轻同一块领地的食物压力，腾出生存空间，好繁殖下一茬幼狐。一岁半的小狐独立生活的能力还不高强，一夜之间由父母疼爱的宠儿变成无依无靠漂泊天涯的流浪儿，有的找不到能遮挡风雨躲避天敌的适宜的窝，有的没本事猎到足够维持生计的食物，饥寒交迫，很快就夭折了。

据动物学家的统计，小狐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被清出窝后的十天之内，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小狐在这段时间里死于非命。在我的印象里，红狐清窝，又自私又残忍，是一种很不人道的陋习。

时令已近仲春，又到了红狐清窝的时间，老林子里不时传来成年狐的低嚎和小狐的惨叫。但我想，住在寨后水磨坊下的母

狐蝴蝶斑是不会清窝的。

蝴蝶斑年轻貌美，额头上有一块十分醒目的蝶状黑斑，前年春天和雄狐灰背结成伉俪后，产下小雌狐黄胸毛和小公狐黑鼻头。蝴蝶斑本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雌狐了，夫君身强体壮，儿女活泼可爱，水磨坊下的窝巢安全可靠，夫妻和睦，食物丰盛，无忧无虑。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狐也有旦夕祸福。两个月前的一天黄昏，我担着一挑麦子到水磨坊去磨面，远远看见这家子狐排成一路纵队从水磨坊下那只喇叭形的石槽钻出来，朝流沙河边的香蕉林走去。狐是昼伏夜行的动物，这家子狐是要外出觅食了。它们刚走到河滩的沼泽地，突然，芦苇丛里倏地蹿出一条巨蜥来。

巨蜥是蜥蜴王国的“巨人”，足有三米多长，一口就咬住了走在最前面的雄狐灰背。那条和鳄鱼尾巴可以相媲美的大尾巴一个横扫，将走在雄狐灰背后面的小雌狐黄胸毛扫出一丈多远，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走在最后面的母狐蝴蝶斑嚎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巨蜥那张丑陋的脸扑去，想救出已落入巨蜥嘴里的雄狐灰背。巨蜥举起利爪，迎面在蝴蝶斑的脸上狠狠抓了一把。蝴蝶斑惨嚎一声，跌倒在地，双爪护住脸，在地上打滚……

巨蜥衔着雄狐灰背，趾高气扬地爬进芦苇丛去了。

顶多一分钟的时间，一个美满的红狐家庭，便两死一伤。更不幸的是，母狐蝴蝶斑两只眼窝血汪汪的，眼睛被抓瞎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以后，我好几次看见蝴蝶斑衔住小公狐黑鼻头的尾巴，就像盲人牵着竹竿一样，跟随着黑鼻头外出觅食。一只才一岁零两个月的小公狐，带着一只双目失明的瞎眼狐，是极难寻找到充足的食物的。它们有时候守在老鼠洞前用伏击的手段捉老鼠充饥，更多的时候是跑到我们曼广弄寨子后那片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里，捡食人类抛弃的残渣剩饭，饥一顿饱一顿，落魄潦倒，艰难度日，母子俩很快就瘦得皮包骨头。

一只完全要依赖儿子生活的母狐，怎么可能清窝呢？

那天，我到水磨坊去舂糯米粑粑，天快擦黑了，突然，听见水磨坊下传来狐凶猛的嚎叫声。我朝喇叭形的石槽望去，看见母狐蝴蝶斑脑门顶着小公狐黑鼻头的胸脯，冲到石槽口，猛地一推，将黑鼻头从石槽推了出来。黑鼻头尖叫一声，抗议母亲的粗暴，爬起来抖抖身上的泥屑和树叶，拼命朝石槽里挤，想回温馨的窝。蝴蝶斑用身体堵住小小的石槽口，用牙和爪阻挡着不让黑鼻头回家。一个非要进，一个非不让进，在石槽口你推我撞，你噬我咬。

这是颇为典型的红狐清窝的情景。我大感困惑，简直是不可理解。母狐蝴蝶斑把黑鼻头驱赶出家，等于在自杀：一只双目失明的瞎眼狐，别说抓野兔了，连腐尸也找不到啊！

折腾到夜色深沉，双方都已精疲力竭。黑鼻头觉得回洞无望，伤心而又愤怒地叫了一通，含恨离去了。

回家后，我一夜没能合眼，心里老在想母狐蝴蝶斑干吗眼睛

瞎了还要清窝，难道它愚蠢地以为，像它这样被巨蜥抓瞎了眼并破了相的母狐，腾空了窝巢后，还会吸引其他大公狐来与它同住，生儿育女，开创新的生活？第三天清晨，我出于好奇，又前往水磨坊，想看看蝴蝶斑单独留在石槽里是怎么生活的。

它卧在石槽口，两天没进食，蓬头垢面，愈发憔悴了。

就在这时，石槽外的小路上，晃出一只大公狐的身影，油亮的皮毛，健美的四肢，四只脚爪白得就像是用冰雪雕成的，悠然自在地走着，一面走一面还“呦呦”地轻声叫着。

春天既是狐的清窝时节，也是狐的发情季节。显然，白脚爪公狐正在寻觅合适的伴侣。它走到离石槽还有二十多米远时，突然停下来，耸动鼻翼使劲嗅闻了几下，两眼刹那间流光溢彩，艳红的狐毛陡然恣张开，像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它激动地长啸一声，朝石槽跑来。显然，它灵敏的嗅觉闻到了异性的气味，急不可耐地想喜结良缘了。

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母狐蝴蝶斑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兴奋，相反，它的神色更加沮丧，把脸深深地埋进臂弯。

白脚爪公狐走到蝴蝶斑跟前，“呦呦”热情洋溢地叫着，蝴蝶斑却像块毫无知觉的石头，一动不动。白脚爪公狐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去舔吻蝴蝶斑的额头。蝴蝶斑大概被弄得有点不耐烦了，倏地抬起头来——一抹春光照在它的脸上，眼窝像小小的石灰窑，泛着死沉沉的白光，狐脸上刻着好几道伤疤，丑陋得不忍细看。

白脚爪公狐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恣张的狐毛闭谢下来，怪声怪气地叫嚷一声，逃也似的离去了。

唉，雄性动物择偶也像人一样，讲究个青春美貌，谁会愿意要个累赘要个包袱呢？蝴蝶斑这副尊容，怕是白送给大公狐，大公狐也不敢要。让我震惊的是，它好像也明白这一点，表情漠然，对白脚爪公狐的离去无动于衷。

唉，何苦要清窝呢？你留下小公狐黑鼻头，好歹还能衔住儿子的尾巴到森林里捉捉老鼠或捡食垃圾场里的残渣剩饭，母子相依为命，才能勉强活下去；现在你寸步难行，只好在空荡荡的窝里静静地等死了。

我相信，母狐蝴蝶斑现在一定后悔得要命。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我刚想离开水磨坊到坝田去栽秧，突然，被朝霞照得亮晶晶的草丛里又钻出一只红狐来，尖尖的耳郭，玫瑰红的皮毛，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只漆黑的鼻头。嘿，不就

是小公狐黑鼻头吗?

其他的狐家庭里,也偶尔会发生小狐被清窝后没几天又重返旧家的事。小狐无法适应流浪儿的生活,无法忍受孤独的煎熬,也无法承受饥饿的压力,希望重新回到父母亲的身边来。但事与愿违,小狐满怀希望而来,往往是伤痕累累而去,成年母狐或者成年公狐是决不会允许已被清窝的子女再回来的。

在成年狐的观念里,把子女养到一岁半大,仿佛责任已经尽到头了。昨天还是疼爱不够的宝贝疙瘩,一经清窝,即成了毫不相干的陌生狐,哪怕小狐已饿得奄奄一息,它们也绝不会生出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它们个个都变得铁石心肠,会像对待私闯领地的侵略者一样,凶神恶煞似的将重返旧家的子女咬得抱头鼠窜。

对已被清窝的小狐来说,生活就是一场灾难,生活就是一场竞争,你必须独自去闯、去拼、去抢、去夺属于你自己的窝巢和领地。你没有退路,没有避风港,没有安乐窝。你是强者,你便拥抱生活;你是弱者,你就只能被生活无情地淘汰。

但我想,母狐蝴蝶斑大概不会再把小公狐黑鼻头驱赶出家了。就算清窝是红狐的一种生物习性,它也该采取灵活的态度,审时度势,加以改变;对一个生命来说,活下去应该是最最重要的。

小公狐黑鼻头的身体蹭动着石槽前的蒿草,发出了声响。母狐蝴蝶斑听到动静后,耸动鼻翼嗅闻了几下,那张死气沉沉的

狐脸刹那间变得鲜活，就像枯萎的花突然间被雨露阳光滋润了一样，显得生气勃勃。它双耳竖挺，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冲动地从石槽口跨出半步，摆出一副迎接的姿势。显然，从它的内心来讲，它是在盼望和等待黑鼻头回家。

黑鼻头快走到石槽口时，我才看清，它嘴里叼着一只小仓鼠；黑鼻头算得上是个有孝心的狐儿，知道双目失明的母亲没法觅食，回家给母亲送食来了。黑鼻头把小仓鼠叼到蝴蝶斑的唇吻下，大概是怕母亲感觉不到，甩动脑袋，用小仓鼠轻轻拍了拍蝴蝶斑的脸颊。蝴蝶斑已饿了两天了，早就饥肠辘辘，本能地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住小仓鼠。

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明摆着的，只要蝴蝶斑吃下小仓

鼠，就等于默认黑鼻头有权重返旧家，再也不会重演清窝这样没名堂的事了。

蝴蝶斑差不多已把整只小仓鼠吞进嘴里了，只留一条鼠尾巴还挂在嘴角外。突然，它若有所悟地停止了嚼咬，“噗”的一声把小仓鼠给吐了出来，好像这小仓鼠不是可口的食物，而是有毒的诱饵。

黑鼻头献食心切，从地上捡起小仓鼠，再次送到蝴蝶斑的唇吻下。蝴蝶斑如临大敌般地尾巴平举，尖嚎一声，朝前一蹿，张嘴就朝黑鼻头咬去，来势凶猛，出其不意。黑鼻头没有防备，左耳朵被蝴蝶斑咬住了，疼得它嗷嗷惨嚎，拼命挣扎。

可恶的蝴蝶斑，像对付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死死咬住黑鼻头的耳朵不放。“嘶——”黑鼻头的耳朵被撕开了一个豁口，变成了血淋淋的V形耳朵。它这才算从蝴蝶斑的嘴里挣脱出来，哀哀叫着，逃离了水磨坊。

蝴蝶斑布满白翳的眼窝对着黑鼻头逃跑的方向，它“呦呦呦”瞎叫一气，连我都听得出来，那是在向黑鼻头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倘若你再回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那么凶恶，那么残忍，那么不近情理？

奇怪的是，当黑鼻头逃得无影无踪后，蝴蝶斑像被踩瘪的猪尿泡，瘫倒在地，缩成一团，有气无力地发出一声声凄凉的嚎叫。

隔了几天，我有事到水磨坊去，看见蝴蝶斑早已停止了呼吸，却仍高昂着头，身体堵在石槽口。它的面前，堆着四只小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